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清代學術概論

梁啟超著

國家圖書館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總編纂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038437

清代學術概論

梁啟超著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國學基本叢書
(原共學社叢書)

序

方震編歐洲文藝復興史既竣，乃徵序於新會，而新會之序，量與原書埒，則別爲清學概論，而復徵序於震。震惟由復古而得解放，由主觀之演繹進而爲客觀之歸納，清學之精神，與歐洲之文藝復興，實有同調者焉。雖然，物質之進步，遲遲至今日，雖當世士夫大聲以倡科學，而迄今乃未有成者，何也？

且吾於清學發達之歷史中亦有數疑問：

一，耶穌會挾其科學東來，適當明清之際，其注意尤在君主及上流人，明之后，清之帝皆是也，清祖康熙，尤喜其算測地量天，浸浸乎用之實地矣。循是以發達，則歐學自能逐漸輸入，顧何以康熙以後，截然中輟，僅餘天算，以維殘壘？

二，致用之學，自亭林以迄顏李，當時幾成學者風尚。夫致用云者，實際於民生有利之謂也。循是以往，亦物質發達之門，顧何以方向轉入於經典考據者，則大盛，而其餘獨不發達，至高者，勉爲附庸而已？

三，東原理欲之說，震古礫今，此眞文藝復興時代個人享樂之精神也。「遏欲之害，甚於防川」，茲

言而在中國，豈非奇創。顧此說獨爲當時所略視，不惟無贊成者，且幷反對之聲而不揚，又何故？

四，迨至近世，震於船堅礮利，乃設製造局，譯西書，送學生，振振乎有發達之勢矣。顧今文學之運動，距製造局之創設，後二十餘年，何以通西文者，無一人能參加此運動？而變法維新，立憲革命之說起，則天下翕然從之，奪格致化學之席；而純正科學，卒不揚？

此其原因有原於政治之趨勢者，清以異族入主中夏，致用之學，必遭時忌，故藉樸學以自保。此其一也。康熙末年，諸王相競，耶穌會黨太子，喇嘛黨雍正，（此言夏穗卿先生爲我言之）既失敗於外，又遭讒於羅馬，而傳教一事，乃竟爲西學輸入之一障害。此其二也。有原於社會之風尚者，民族富於調和性，故歐洲之復古爲衝突的，而清代之復古，雖抨擊宋學，而憑聖經以自保，則一變爲繼承的，而轉入於調和，輪廓不明瞭。此科學之大障也。此其三。民族尚談玄，藝術一途，社會上等諸匠人，而談空說有者，轉足以自尊。此其四。今時局機運稍稍變矣，天下方競言文化事業，而社會之風尚，猶有足以爲學術之大障者，則受外界經濟之影響，實利主義興，多金爲上，位尊次之，而對於學者之態度，則含有迂遠不適用之意味。而一方則談玄之風猶未變，民治也，社會也，與變法維新立憲革命等是一名詞耳，有以異乎？無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以。異乎？此則願當世君子有以力矯之矣。

民國十年正月二日　蔣方震

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自序

（一）吾著此編之動機有二：其一，胡適語我，晚清「今文學運動」於思想界影響至大；吾子實躬與其役者，宜有以紀之。其二，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新成，索余序，吾覺泛泛爲一序，無以益其善美，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，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。乃與約，作此文以代序。既而下筆不能自休，遂成數萬言，篇幅幾與原書埒。天下古今，固無此等序文。脫稿後，只得對於蔣書宣告獨立矣。

（二）余於十八年前，嘗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，刊於新民叢報，其第八章論清代學術，章末結論云：

『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爲中國之「文藝復興時代」；特其興也，漸而非頓耳。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，至今日而葱葱鬱鬱，有方春之氣焉。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，抱無窮希望也。』

又云：

『有清學者，以實事求是爲學鵠，饒有科學的精神，而更輔以分業的組織。』

又云：

『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，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，倒捲而繅演之；如剝春筍，愈剝而愈近裏；如啖甘蔗，愈啖而愈有味；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。此現象誰造之？曰：社會周遭種種因緣造之。』

余今日之根本觀念，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；惟局部的觀察，今視昔似較爲精密。且當時多有爲而發之言，其結論往往流於偏至；——故今全行改作，採舊文者什一二而已。

（三）有清一代學術，可紀者不少；其卓然成一潮流，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，在前半期爲「考證學」，在後半期爲「今文學」。而今文學又實從考證學衍生而來。故本篇所記述，以此兩潮流爲主，其他則附庸耳。

（四）「今文學」之運動，鄙人實爲其一員，不容不敍及。本篇純以超然客觀之精神論列之，即以現在執筆之另一梁啓超批評三十年來史料上之梁啓超也。其批評正當與否，吾不敢知；吾惟對於史

料上之梁啓超力求忠實，亦如對於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實而已矣。

五）篇中對於平生所極崇拜之先輩，與夫極尊敬之師友，皆直書其名，不用別號，從質家言，冀省讀者腦力而已。

（六）自屬稿至脫稿，費十五日。稿成卽以寄改造雜誌應期出版，更無餘裕覆勘。舛漏當甚多，惟讀者教之。

民國九年十月四日　啟超識

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二自序

（一）此書成後，友人中先讀其原稿者數輩；而蔣方震、林志鈞、胡適三君，各有所是正；乃采其說增加三節，改正數十處。三君之說，不復具引，非敢掠美，爲行文避枝蔓而已。丁敬禮所謂：『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？』謹記此以誌謝三君。

（二）久抱著中國學術史之志，遷延未成。此書既脫稿，諸朋好益相督責，謂當將清代以前學術一併論述，庶可爲向學之士省精力，亦可喚起學問上興味也。於是決意爲之，分爲五部：其一，先秦學術；其二，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；其三，隋唐佛學；其四，宋明理學；其五，則清學也。今所從事者則佛學之部，名曰「中國佛學史」，草創正半，欲以一年內成此五部，能否未敢知，勉自策厲而已。故此書遂題爲中國學術史第五種。

（三）本書屬稿之始，本爲他書作序，非獨立著一書也；故其體例不自愜者甚多。既已成編，即復怠於改作；故不名曰「清代學術史」，而名曰「清代學術概論」。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簡陋也。五部完成

後，當更改之耳。

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　啓超記

清代學術概論

一

今之恆言曰「時代思潮」，此其語最妙於形容。凡文化發展之國，其國民於一時期中，因環境之變遷，與夫心理之感召，不期而思想之進路，同趨於一方嚮；於是相與呼應洶湧，如潮然；始焉其勢甚微，幾莫之覺；寖假而漲——漲——漲，而達於滿度；過時焉則落，以漸至於衰熄。凡「思」非皆能成「潮」，能成「潮」者，則其「思」必有相當之價值，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。凡「時代」非皆有「思潮」，有思潮之時代，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。其在我國自秦以後，確能成爲時代思潮者，則漢之經學，隋唐之佛學，宋及明之理學，清之考證學，四者而已。

凡時代思潮，無不由「繼續的羣衆運動」而成。所謂運動者，非必有意識，有計畫，有組織；不能分爲誰主動誰被動。其參加運動之人員，每各不相謀，各不相知；其從事運動時所任之職役，各各不同；所採之手段亦互異。於同一運動之下，往往分無數小支派，甚且相嫉視相排擊。雖然，其中必有一種或數

種之共通觀念焉，同根據之爲思想之出發點；此種觀念之勢力，初時本甚微弱；愈運動則愈擴大，久之則成爲一種權威。此觀念者，在其時代中，儼然現「宗教之色彩」；一部分人，以宣傳捍衞爲己任，常以極純潔之犧牲的精神赴之；及其權威漸立，則在社會上成爲一種共公之好尙；忘其所以然，而共以此爲嗜；若此者，今之譯語，謂之「流行」；古之成語，則曰「風氣」。風氣者，一時的信仰也；人鮮敢嬰之，亦不樂嬰之，其性質幾比宗教矣。一思潮播爲風氣，則其成熟之時也。

佛說一切流轉相，例分四期，曰：生，住，異，滅；思潮之流轉也正然，例分四期：一啓蒙期，（生）二全盛期，（住）三蛻分期，「異」四：衰落期，（滅）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，其發展變遷，多循斯軌。啓蒙期者，對於舊思潮初起反動之期也；舊思潮經全盛之後，如果之極熟而致爛，如血之凝固而成瘀，則反動不得不起；反動者，凡以求建設新思潮也；然建設必先之以破壞，故此期之重要人物，其精力皆用於破壞，而建設蓋有所未遑；所謂未遑者，非擱置之謂；其建設之主要精神，在此期間必已孕育，如史家所謂「開國規模」者然；雖然，其條理未確立，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，棄取未定；故此期之著作，恆駁而不純；但在淆亂粗糙之中，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；此啓蒙期之特色也；當佛說所謂「生」相，於是

進爲全盛期：破壞事業已告終，舊思潮屏息慴伏，不復能抗顏行，更無須攻擊防衞以糜精力；而經前期醞釀培灌之結果，思想內容日以充實；研究方法，亦日以精密；門戶堂奧次第建樹，繼長增高，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」粲然矣；一世才智之士，以此爲好尙，相與淬厲精進；闒冗者猶希聲附和，以不獲廁於其林爲恥；此全盛期之特色也；當佛說所謂「住」相．更進則入於蛻分期；境界國土，爲前期人士開闢殆盡；然學者之聰明才力，終不能無所用也；只取得局部問題，爲「窄而深」的研究；或取其研究方法，應用之於別方面；於是派中小派出焉；而其時之環境，必有以異乎前；晚出之派，進取氣較盛，易與環境順應，故往往以附庸蔚爲大國；則新衍之別派與舊傳之正統派成對峙之形勢，或且駸駸乎奪其席；此蛻化期之特色也；當佛說所謂「異」相．過此以往，則衰落期至焉：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衆；陳陳相因，固已可厭；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，則先輩已濬發無餘；承其流者，不過捃摭末節以弄詭辯；且支派分裂，排軋隨之，益自暴露其缺點；環境既已變易，社會需要別轉一方向；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，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；而豪傑之士，欲刱新必先推舊，遂以彼爲破壞之目標；於是入於第二思潮之啓蒙期，而此思潮遂告終焉；此衰落期無可逃避之運命，當佛說所謂「滅」相．

吾觀中外古今之所謂「思潮」者，皆循此歷程以遞相流轉；而有清三百年，則其最切著之例證也。

二

「清代思潮」果何物耶？簡單言之：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，而以「復古」爲其職志者也；其動機及其內容，皆與歐洲之「文藝復興」絕相類；而歐洲當「文藝復興期」經過以後所發生之新影響，則我國今日正見端焉。其盛衰之跡，恰如前節所論之四期。

其啓蒙期運動之代表人物，則顧炎武，胡渭，閻若璩也。其時正值晚明王學極盛而敝之後，學者習於「束書不觀游談無根」一理學家不復能繫社會之信仰；炎武等乃起而矯之，大倡「舍經學無理學」之說，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，直接反求之於古經；而若璩辨僞經，喚起「求眞」觀念，渭攻「河洛」，掃架空說之根據，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。同時對於明學之反動，尙有數種方向：其一，顏元李塨一派，謂『學問固不當求諸瞑想，亦不當求諸書册，惟當於日常行事中求之；』而劉獻廷以孤往之姿，其得力處亦略近於此派。其二，黃宗羲萬斯同一派，以史學爲根據，而推之於當世之務；顧炎武所學本亦具此

精神；而黃萬霍規模之大不逮顧，故專向此一方面發展；同時顧祖禹之學，亦大略同一逕路；其後則衍爲全祖望章學誠等，於清學爲別派。其三：王錫闡梅文鼎一派，專治天算，開自然科學之端緒焉。此諸派者，其研究學問之方法，皆與明儒根本差異；除顏李一派中絕外，其餘皆有傳於後；而顧閻胡尤爲『正統派』一不祧之大宗。其猶爲舊學（理學）堅守殘壘效死勿去者，則有孫奇逢，李中孚，陸世儀等；而其學風已由明而漸返於宋；即諸新學家，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跡猶不少；故此期之復古，可謂由明以復於宋，且漸復於漢唐。

其全盛運動之代表人物，則惠棟，戴震，段玉裁，王念孫，王引之也；吾名之曰正統派。試舉啓蒙派與正統派相異之點：一，啓蒙派對於宋學，一部分猛烈攻擊，而仍因襲其一部分；正統派則自固壁壘，將宋學置之不議不論之列。二，啓蒙派抱通經致用之觀念，故喜言成敗得失經世之務；正統派則爲考證而考證，爲經學而治經學。正統派之中堅，在皖與吳；開吳者惠，開皖者戴。惠棟受學於其父士奇，其弟子有江聲余蕭客，而王鳴盛，錢大昕，汪中，劉台拱，江藩等皆汲其流。戴震受學於江永，亦事棟以先輩禮；震之在鄉里，衍其學者，有金榜，程瑤田，凌廷堪，三胡——匡衷，培翬，春喬——等；其教於京師，弟子之顯者，有

任大椿，盧文弨，孔廣森，段玉裁，王念孫，念孫以授其子引之。玉裁，念孫，引之最能光大震學，世稱戴段二王焉。其實清儒最惡立門戶，不喜以師弟相標榜；凡諸大師皆交相師友，更無派別可言也。惠戴齊名，而惠尊聞好博，戴深刻斷制，惠僅「述者」，而戴則「作者」也；受其學者，成就之大小亦因以異；故正統派之盟主必推戴。當時學者承流向風，各有建樹者，不可數計；而紀昀，王昶，畢沅，阮元輩，皆處貴要，傾心宗向，隱若護法，於是茲派稱全盛焉。其治學根本方法，在「實事求是」，「無徵不信」。其研究範圍，以經學爲中心，而衍及小學，音韻，史學，天算，水地，典章制度，金石，校勘，輯逸等等；而引證取材，多極於兩漢；故亦有「漢學」之目。當斯時也，學風殆統於一；啓蒙期之宋學殘緒，亦莫能續；僅有所謂古文家者，假「因文見道」之名，欲承其祧，時與漢學爲難；然志力兩薄，不足以張其軍。

其蛻分期運動之代表人物，則康有爲，梁啓超也。當正統派全盛時，學者以專經爲尚；於是有莊存與始治春秋公羊傳有心得；而劉逢祿襲自珍最能傳其學。公羊傳者，「今文學」也；東漢時，本有今文古文之爭，甚烈；詩之毛傳，春秋之左傳，及周官，皆晚出，稱古文，學者不信之；至漢末而古文學乃盛；自閻若璩攻僞古文尚書得勝，漸開學者疑經之風，於是劉逢祿大疑春秋左氏傳，魏源大疑詩毛氏傳，若周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